



□ 12  
1326  
15





論語大全

卷之十

鄉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去乎日用之間也。故

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

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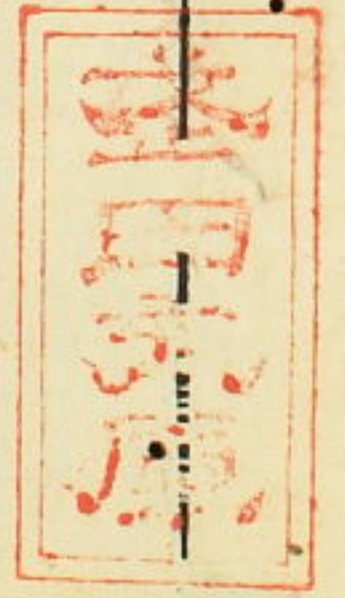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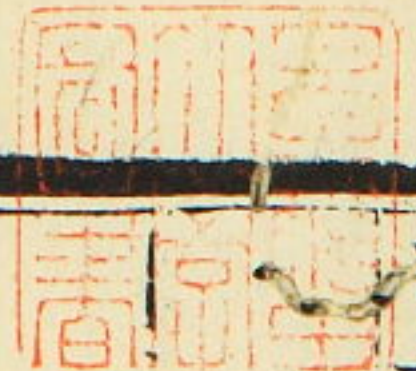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

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

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

人。宜於此求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





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  
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  
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  
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其高  
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  
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  
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到矣○慶源輔氏  
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  
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  
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  
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  
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  
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  
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  
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  
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  
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  
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非道之所在者歟舊  
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看鄉黨篇  
須以心体之

語類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如  
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

人也鄉黨及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

如此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

實然亦有温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

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况聖人之

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温恭之意

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

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

以不明辯據入太廟每事問而極言之朝

而極言之朝



廷如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廟朝皆謂魯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者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豐豐雖難形容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申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相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後漢許慎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後漢許慎說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謂能閤閤和悅而諍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也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此意思斷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泗之問斷斷如也斷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說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踏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踏雖是恭敬不寧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張子曰與與聲不忘向

君也亦通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

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

也○作如字讀者與之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踏敬君之至也

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辟音

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

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

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

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

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

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檐赤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

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

命數實於大門之外



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闢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闢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南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迺遷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之。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曰：擯，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擯整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

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為一州之牧。九命作諸侯，為方伯，以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於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宰，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宰，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甸圭五寸，信音身，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宰，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人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賓之左。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檐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

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辭君敬也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如新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節記孔子為聲君擯相聲之容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

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也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蹶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際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南軒張氏曰入公門

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

除庚闌反

之間君出入處也

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

見禮謝

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闕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闌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南軒



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非獨  
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闕  
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  
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  
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以  
闕東為右然雖由右出亦不敢正當棖闕之中但挨闕旁  
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  
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  
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  
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  
中門行不履闕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謂門屏丙之間人君宁仲呂

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衣上聲而立諸

立諸公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

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  
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以周禮所謂外  
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  
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  
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指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  
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荷處  
公卿位當其下也○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  
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  
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  
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  
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  
何如曰樹小墻於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  
當門以蔽內外也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搯侯也齊衣下縫也縫音禮將升堂兩手摠交使



去地及恐躡反朝之而傾跌者失容也屏藏也息鼻

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

所執五王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為費而已笏則晉之

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字文周欲復古

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以不足又次

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如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必

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可見

息出入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

不覺其出入似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

出降一等遠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跋

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

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

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跋踏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

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南軒

張氏曰復其位跋踏始舒也沒階此一節記孔子在

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始

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

之餘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入與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



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功記命

主九寸謂之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牙圭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牙圭

觀執焉君則守之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

圭自通賈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

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

節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禮出記曲敬謹之至也慶

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者耳上如揖下如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

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高下莫是心與手齊如

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

否朱子曰得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

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

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

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石齋馬氏曰

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如戰色戰而色懼也臨事而

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懼但言踏踏舉足促狹

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言行不離地如緣

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如也○朱子曰踏踏

如有所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齋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新安陳氏曰記庭

此云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

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

氣滿容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

氣滿容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

氣滿容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

作謹



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少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及方畢所獻之物皆受庭。故曰庭實。○問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紆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反形向也。愉愉則又和矣。其子曰享禮乃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而行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而行禮者正也。○當時大夫偕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匹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以通聘問之情。○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漸而。○此一節記孔子爲聲君聘於隣國之禮也。○黃氏

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冕氏曰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飾之不同也。如此冕氏曰。

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

往來之事疑使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

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執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冕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緹飾。緹古暗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緹絳色。三年

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俞絀反。也。絳色練服是小祥後

喪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

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淨也。如今人鴉青



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其而練其服以緇為飾○  
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緇緣古  
註誤以緇為緇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緇取緇不切緇是  
淺絳色緇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當緇珠不相似  
至於緇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  
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與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聲去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紫非正色  
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騶五方之間色  
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  
水之黑克火之赤合黑赤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騶為中央之間色以  
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朔祭之服可知朱子曰  
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  
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  
氏曰紺齊服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  
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  
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  
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  
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  
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也。詩所

謂蒙彼絺綌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絺綌之

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先  
反。裘欲其相稱。而加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  
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  
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  
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  
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王  
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  
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  
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  
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故王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充  
蔽其美。曰襲。故王藻曰。裘之襲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襲。長之者主溫也。袂是

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陝略反明衣而

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

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

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一

日于貉。取彼狐狸。為



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温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王不去身。觿，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曰：異吉凶

也。佩亦有所當。佩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關者。故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關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王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王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上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曰無所不佩，則又不上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大觿，木燧，觿，象如錐，以象骨為之。礪，觿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每之時，爾紛悅，拭物之中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強也。燧，鑽火也。木。

非惟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與腰有襜音積而旁無

殺所戒縫房用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則無

襜積而有殺縫矣問襜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

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襜積。即今衣摺也。○雙峯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挾齊闊。要不用襜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



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

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

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記○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蘇氏曰此孔氏遺書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

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車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峯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以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一定之則故但以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

○齊必有明衣布皆齊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陟略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

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王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此下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尔又曰即浴衣也見玉藻注

語類



謹當  
作慎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也。但禮中亦有

飲不至遷坐易常處也

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

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

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

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

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

似有倫理

○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楊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

明變常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

雲峯胡氏曰鑿通作鑿即

腥聶而切之為膾

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腩也先

疏云先腩而大切之而復報切之聶少儀音之反

音泥涉反腩少儀音直報切之聶少儀音之反

作腩皆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

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

矣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

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

必害人常人且謹况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

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

腐壞之物不可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

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禮王制五穀

禮記卷之六

五



熟不粥於市。物或不利人。粥音音。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源輔氏曰。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反。次不離聲於正也。漢陸續

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短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

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廷王奕謀

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

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

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

勝。使若者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

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

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

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

帝即赦與等事。還里。禁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

食。惡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蓼魚煎之。

破開腹實。蓼其中。更緝合也。濡雞醢。實蓼。濡魚卵。醬

實蓼。卵。鄭氏讀為鮓。鮓。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鮓。鮓。醬

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峯饒氏曰。當看

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

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藥腥。濡雞

濡鮓。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

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

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

而苟食耳。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非。

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天。不

時也。食不正也。食失節也。食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亂。去聲。



食如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勝子曰：肉雖多，不使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克行者壽。夫子酒以為去聲，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人合懽樂，所以懽也。酒食者，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挾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懽，而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

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此治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

###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也。所欲不存也。

者不多。惟理是也。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

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

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

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

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

食焉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

而其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

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

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脉者皆

筋者皆屬於筋。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揚說主氣。范為

優揚亦不可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古人

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

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

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朱子曰。

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微莫非天理。學者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

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

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

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

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總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

有喪者。尊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雲峯胡氏曰。此曰不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

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

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魃頭是也。帥與率同。百。隸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敲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也。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朝服而臨之者。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  
依已而安也。精神依於己，若門庭戶竈之精神，故祖考之  
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  
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夫  
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  
明是多大，則如何有些子，或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  
多星辰，地不可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問鄉人，儻古  
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厚齋馮氏曰：禮郊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  
特牲云：鄉人禘，音傷。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  
達陽氣，故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禘於文。從  
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於文。因以  
儼然朝服，以立于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  
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氏曰：古人有此禮，遣使  
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  
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  
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  
飲，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  
吟，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嘗而拜之。蓋  
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嘗而拜之。蓋  
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南  
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  
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  
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宣，則疾生  
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

謹當  
作慎



揚氏曰：天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又

反理當如此。始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

○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

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人，傷人傷否而已。更

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畜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餘，曲禮曰：餒，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

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

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

之至耳。○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當腥生肉熟而薦之

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

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六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膳。時戰夫授祭，飲

必祭授王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王乃食，故侍食者君

所祭之物。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適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語類

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也先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病卧不能著陟略

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

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當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

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向時節然如記

云請席何向請祫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如記

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

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

恭也○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

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

也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

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

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

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

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

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

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



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

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此一節

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峯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

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

惡身聲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

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

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

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

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

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

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反形前篇南軒

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

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

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

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列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

也。不消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

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

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此一節記孔子容

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

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

反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志

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問車中不

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眾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效者。效。聲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效。似。驕矜。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轎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

審當  
作慎

之見幾。平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程子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吐不知為何人之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

反又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居勇反。嗅許

邢氏曰。邢氏名曷。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

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璧反。張兩翅也。見反。爾雅。愚按。如後兩說。



則其居勇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聲

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麋許

麋人曰橋紀小反人之罷倦頰伸天橋舒展屈折名橋

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

鳥曰臭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

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

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

集就之蓬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

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

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遊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此即色斯舉矣而後集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

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

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

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順而意亦可通

色舉翔集即謂翔也夫子見推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

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

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特物取雉供

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

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

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

○蔡氏曰士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

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

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

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

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

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下期而合也告會子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